



## 高邮、秦观、汪曾祺及其他

合肥 刘政屏

我想很多人都和我一样，是冲着汪曾祺去高邮的。到了高邮以后我才发现，原来高邮不仅有汪曾祺，还有宋代著名诗人秦观（秦少游），这让我原本有些忐忑的心安定了一些。

我们是2018年11月去高邮的，到达以后直接去了高邮最重要的名胜古迹文游台，据说是900多年前秦观、苏东坡等4人喝酒聊天的地方。台在东山之上，主建筑原为东岳庙，后来又增加了一些纪念设施，包括秦少游读书处。已近黄昏，大家匆匆看了一下文游台，便去看汪曾祺纪念馆了，我则和当地文化部门接待人员聊起了秦观。

东岳庙里有不少苏东坡、黄庭坚、董其昌等文化大家的书法碑刻，但秦观无疑是中心人物，庙前甬道中间处有一尊秦观铜像，铜像底座很高，需要仰视。仔细看了一下，感觉和心中那个多情善感的一代才子比较贴近，以前看到的都是秦观中年时的画像，和想象中距离太大。据介绍，秦观1049年出生，2019年是他诞辰970周年，高邮市要在文游台建一座秦观纪念馆，市里已经批了规划，即将开工。我问，满打满算只有一年的时间，来得及吗？那位接待人员很有信心地说来得及，他问我可要去看纪念馆场地，那个侧门过去便是，我说好。于是过去，走的是小道，侧门也小，过去之后却是一块很大的地方，有几排宽大的房子，一看就有年头了，我有些担心：不会把这些房子都拆了吧？他说基本上都保留，只是中间那排要拆了建主体建筑。这时暮色更重了一些，但我心里却有一种舒缓的感觉，为秦观，也为高邮感到欣慰。

在东岳庙最顶层，还听了导游吟唱秦观著名词句，古韵悠悠，余音袅袅，想着年少时读秦观的词，感动的是字面上的忧愁，如今再回味，个中滋味，似乎更真切了些。汪曾祺纪念馆在文游台的左侧，一个不小的院落，院子当中一棵树下是汪先生铜像，手持烟斗，煞是悠闲。大家纷纷围着铜像，做着各种姿态，仿佛熟人一般，亲切、放松。的确，汪曾祺热持续这些年，大家都在读汪先生的作品，还有不少人在研究和效仿，一行人基本上都是汪迷或者准汪迷，像我这样没入门的基本没有。

其实我也买了不少汪先生的书，但看的不多，自然没有多少感觉，或许大家都在看说，便有些疏离，似乎不愿意赶热哄一般。现在看来是错了，或许有人是在赶热哄，以此为时尚，但不妨碍你真正的在看真的有些收获。现在想来，没有做好准备就去高邮，实在是有些浪费，因为你没办法和那些街巷、风景、人物，甚至一草一木产生亲切感和共鸣。去年3月5日汪先生诞生一百周年那一天，我一直在读他的散文选集《旧人旧事》，真是很好，也算是补了一课。我一边读着，一边想着在高邮的所

见所闻，特别是与汪先生的弟弟妹妹交谈的内容，感觉很多东西一下子连了起来，颇有些亲切感。

《旧人旧事》前面十几篇文章基本上都是汪家旧事，也是汪先生成长记录，曾祖父是举人，祖父是拔贡、名医、成功的商人，父亲是多才多艺超级聪明的人，按照现在的话讲，生长在这样的家庭里，汪先生不想成功都难。

据接待人员介绍，汪曾祺纪念馆也即将完成前期准备工作，2019年开工，汪先生百年诞辰时落成。第二天在汪先生妹妹家闲聊时，听说汪家老宅遗址马上就要拆迁了。当时还有些担心：复建的汪家老宅会有几分当年的模样？后来听说汪家的有心人凭记忆画了一些图，觉得这件事有些谱了。如今再看汪先生《我的家》《花园》等文章，感觉汪先生的文字真是太有史料价值了，有了这些文字，汪家老宅如果要复建就不会太走样，后来又听说基本上没有复建部分。不论怎样，我都对这座纪念馆有一种期待，甚至想着开馆的时候能再去高邮看看。不曾想，一场疫情乱了节奏，汪先生的纪念馆或许和秦观纪念馆一样，也是如期建成，但开馆的时间，显然是要延期一段时间了。

那天在文游台听那位陪同人员专业而又理性的话语，看他兴致勃勃的样子，想着高邮对待秦观、汪曾祺等本土名人的种种计划和行动，心中不免有些感慨，现在再想，这样的感慨非但没有减少，似乎还更多了几分，同时还有一份紧迫感。位于合肥老城中心地带的杨振宁先生旧居，在被彻底拆除三十多年后，复建的想法渐渐浮出水面，前年甚至都开始前期的论证工作，但最终似乎还是不了了之。

杨先生是世界级的大科学家，今年99岁了，2022年10月1日是杨先生百年诞辰，如果我们能够像高邮人那样，抓紧时间，立刻行动，一年多的时间应该是来得及的。旧居一时恢复不起来，杨振宁生平事迹展览馆总该有一个吧，而它最佳位置，依然应该在四古巷附近。我们不说高端层面的意义，即便从比较实际的旅游资源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，我们也应该有所作为，这样的事情，自然是越早做越好，四古巷的老街坊还在，有些事情因此会简单很多。

读汪先生散文《我的父亲》，有一句话印象很深：“照我看，我父亲的画是有功力的，但是‘见’得少，没有行万里路，多识大家真迹，受了限制。”1939年，19岁的汪曾祺走出家门，走出高邮，走到更广阔的地方，得到更多的滋养和历练，最终长成一棵大树，成为一代名家。如今，高邮又将这棵大树移回去，让他挺立在故乡的土地上，成为城市的一道独特的风景。

## 古树连深竹，高门对远丘

潜山 方卫东

“占庄老屋”坐落在天柱山东南麓的余井镇田乐村，距离潜山市区10公里，无论是建筑规模，还是保存现状、文化品位，在潜山的古民居中都是最可称道的。

初次来到占庄老屋你一定会被它开阔优美的地理环境所倾倒。屋后是山，两边是起伏连绵的小山岗；门前是两亩大的池塘，塘前面是数十亩良田，远处横亘着一带矮矮的小山丘。“古树连深竹，高门对远丘”——整个山庄依山就势，明堂开阔，气势轩昂。

“占庄老屋”坐北朝南，占地面积1918平方米，面阔43.8米，进深43.8米，以砖、木、石为原料，以木构架为主，注重装饰，小青瓦，马头墙，明七暗九五进，四纵四横，布局严谨，具备典型的徽派建筑风格。

从大门到厅堂，一进比一进递高，寓意“步步高升”。与皖西其他古民居不同的是，“占庄老屋”采取徽派建筑大厅式结构样式。正厅为明厅，是整套住宅的主体部分，主要用于礼节性活动，正中人口设屏门。日常从屏门两侧出入，遇有礼节性活动，则由屏门出入。

正厅有东西对称的16根立柱，五架梁，叠梁穿斗，气势恢宏。厅内雕梁画栋，花鸟虫鱼，人物故事，栩栩如生。厅内设置汉白玉铺成的大天井，四面屋顶内侧坡的雨水从四面流入天井，水聚天心，四水归堂。天井下水道设钱币状外圆内方的外盖，寓意财不外流。大厅前后东西走向的巷道均以小天井采光，通畅明亮。正房与厢房相连，主巷与支巷相通，闭户自成院落。正房木格花窗，也饰以吉祥图案，过枋、撑拱、雀替等构件饰卷草花卉、瑞兽飞禽，并施彩绘，美观别致。堂屋两侧的菱形砖窗简约美观，通风透光，设计十分巧妙。

“占庄老屋”始建者是迁潜余氏第19世祖清代乾隆时奉直大夫余行笃，扩建者是大学士余法锺、候选县丞余文溪，算来已有200多年的历史。据《潜山县志》记载：“余法锺，字钰山，豪侠明大体，好善乐施，受乡里人尊敬。”余井余氏在乾嘉时期富甲一方，是潜山的世家旺族，于是大兴土木，兴家扩业，传世显荣。坊间传说：占庄，徐庄，马庄，是同一地理先生，在同一时辰，起脚上樑。

一个时辰两个小时，三个地点。地理先生前后左右来回奔跑，为了赶时间，快马加鞭还嫌慢，只得用妇女纳鞋底铁锥子扎马屁股来加快速度。最终跑死了一匹马。

潜山余氏集官、贾、儒于一体，“以才入仕、以文垂世”者代不乏人，“占庄老屋”的设计者和续建者也十分讲究建筑的文化品位。所以“占庄老屋”的看点很多，令人玩味的地方也不少。

比如祖厅正中的这块“绍荆堂”牌匾。有人说这个“荆”字是族规祖训的象征，“绍”是承继的意思，寓意继承先人荆棘事业；有人说这个“荆”字是指王荆公王安石。前者有道理，后者则很勉强。900多年前王安石在潜山任舒州通判，以悯农重农、勤励政事出名，而且后来官做得很大，普通的徽商应该不会用王安石的故事来教育后代，这有点牵强附会。唐代许浑《题崔处士山居》诗里有“荆树有花兄弟乐，橘林无实子孙忙”的句子，后来还流传一副“荆树有花兄弟乐，砚田无税子孙耕”的对子，“绍荆堂”的“荆”字应该是指“荆树”。据南朝梁吴均《续吴谐记》载：汉代田真、田庆、田广三兄弟分家，决定把院中的紫荆树也分三段，一家一份。第二天砍树时，紫荆却枯死了。田真见此情景，对两个弟弟说，这树听说分三段都难过死了，我们还不如树吗？说完悲不自胜。三人决定不再分家，而紫荆树居然又复活了。故后人以“紫荆”比喻兄弟骨肉同气相连，兄弟同心，其利断金。“占庄老屋”的建设者用这个故事作为庭训教育后人意义是深远的。我甚至认为“田乐”的得名与这个故事也有关系，有田可耕的地方太多了，唯独余井有个“田乐”，还有个“绍荆堂”，这一定不是巧合吧？

祖厅还有一副香火联：“欲光门第必从敬宗行善起；要好儿孙还是读书积德来”，一直是余氏后人遵循沿袭的祖训。（图中“继祖宗一脉真传克勤克俭，教子孙两行正路准读准耕”是清代诗人王士禛的一副联子，源于徽州宏村牛形越国公汪华祠）老屋世家还保存着钦赐“松柏长春”、姚鼐“乐道养恬”“将就”等匾额。老屋西北角原来还建有高于屋基的“更上山房”，东北角有“锄月轩”，屋前不仅有池塘，还有水榭、有亭子。——这都说明当时这地方文风很盛，文化味很浓，民国时的隐士余震还依然隐居在这里。大门门墩雕刻精致，一边是“鲤鱼跳龙门”，一边是“喜鹊登梅”，以浅层透雕与平面雕为主，圆雕整合趋势很明显。大门前有一对立杆升旗的旗杆夹石，这是老屋主人身份的象征，可以说是封建科举时代的“荣誉证书”。老屋周围植有枫树、槐树、梓树，两侧有水竹园。

占庄老屋西头有一棵树龄两百多年的枫香树，周边很多位村民反映晚间能听见大树的哼哼声。现在老屋的后代们大多已经搬迁到条件好的城里去居住了，只剩下这饱经风霜的老树陪伴着老屋，向过往的人们诉说着老屋的前世今生。

